最新文物管理执法全　书

(十)

郭雅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文物管理执法全书/**郭雅**主编．—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

ISBN 7-80606-717-5
Ⅰ．最… Ⅱ．**郭**… Ⅲ．执法工作－中国－汇编
Ⅳ．D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250 号

出版发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30021)
责任编辑：李乡壮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施园印刷厂
版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7-80606-717-5/ D · 198
定价：698.00 元

目　录

◎阎立本《步辇图》绝非摹本 1
◎乾隆书法斗方 21
◎国礼——荷兰彩绘瓷盘 23
◎新郑裴李岗遗址 24
◎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重见天日 26
◎旧拓赵孟兆页《汉番君庙碑》 27
◎颜元《山水人物》团扇 28
◎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30
◎考古学的分支 34
◎站在希腊与罗马之间——独一无二的
伊特鲁里亚 43
◎柳亚子致姚＋雏的书信 59
◎丰满历史 63
◎唐代插花纹陶灯 64
◎小书里面乾坤大——中国版协连环画
艺委会主任姜维朴先生访谈录 66
◎八部精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78

◎关于《研山铭》的征集和流行书风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财政部
教科文司王家新先生访谈录 82
◎西陲文化院 94
◎詹大有制惜如金墨 95
◎玉鸽子 97
◎雍和宫的旃檀佛像 98
◎清末雕云龙纹椅的修复 100
◎漫谈青铜犀尊 106
◎《出师颂》引发故宫特别行动 111
◎明长城砖窑群现身秦皇岛 125
◎藏刊鉴史 存影留珍 126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照耀”江阴古今 131
◎专家确认唐代“玉门关”地理位置 137
◎补说刘春霖写的对联 139
◎上古衣冠 笔墨留真——南京博物院藏
明清人物画展一瞥 140
◎意趣迥异两代壶 15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 153
◎曾国藩撰并书《刘母谭孺人墓志铭》 154
◎多姿多彩的雍正粉彩罐 155

◎章草书《出师颂》辨析 158
◎北齐粟特人的小银饰 175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式”铭文镜 180
◎兽面纹单柱平底青铜爵辨伪 18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阎立本《步辇图》绝非摹本

阎立本的《步辇图》一直是被看作真迹的。直到１９８２年王伯敏先生出版的《中国绘画史》、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出版的他所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还是把《步辇图》视为阎立本的真迹。

然而最近十几年出版的几种作为高等院校美术院系教科书的《中国美术简史》却把《步辇图》定为宋摹本。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７２件国宝在上海博物馆开展。我特地赶到上海参观。参观期间，听那些学美术的学生都说《步辇图》是摹本，我心里很难受。为什么要把真的说成假的呢？

我担心那几种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简史》不应该随便把个别鉴定家发表的一家之言写进教科书，使谬论流传，贻害后学。

一、北宋人认为《步辇图》是阎立本真迹

究竟是谁认定《步辇图》是宋摹本，理由是什么？读了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文物天地》里刊登的陈零初先生写的《遗留在千年古画中的悬案》，了解到说《步辇图》是宋摹本的原来是徐邦达和孙机先生，徐邦达先生关于《步辇图》是宋摹本的理由是：从画法上看，技能不太高，人物面相呆板少神，衣纹勾笔欠

劲健飞动，这是临摹的特征。从画面题字看，题名记事均为章伯益一手小篆，而米芾《画史》、汤后土《画鉴》所记原作，题名处当是唐李德裕的小篆真笔，记事系唐人八分书，与此本不同。可见存世此图并非原本。

孙机先生指出：图中坐榻之前后足的形制不同，且左侧的抬杠至后部忽然不见，尤可视之为此卷乃摹本的证据。

徐邦达先生所谈理由也有一定道理。米芾说《步辇图》中有李德裕的题跋，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确是章伯益篆，能说是阎立本的原本吗？这也就是美术史界和鉴定界默认《步辇图》是宋摹本的原因，是徐先生发表了他的意见之后，十多年来无人进行反驳的原因，也无怪乎后来出版的数种中国美术史教材说《步辇图》是宋摹本。然而徐邦达先生还是错的。他的错误在于他无视现存《步辇图》中北宋人第一个在后面题跋的便是米芾。米芾在上面题云：“襄阳米黻　米芾初名黻，后改写‘芾’　元丰三年八月廿八日长沙静性斋观。”这说明米芾当时所看的《步辇图》就是现存的《步辇图》。徐邦达先生没有认定米芾的题跋属于伪跋，怎么能断定米芾看到的《步辇图》不是米芾亲自题跋的《步辇图》呢？

也许徐先生会说这个题跋是从米芾所看的题着李德裕题跋的《步辇图》中裁下来装裱到了章伯益题了篆文的《步辇图》上，是假画真跋。那么，我们不妨请徐先生再认真看看《步辇图》中北宋其他人的题跋：

阎相国之本，章伯益之篆，皆当时精妙。元丰甲子孟春中浣日圃泽张向书於长沙之静鉴轩。

元丰七年二月三日观《步辇图》、章伯益篆，诚佳笔也。

长沙 刘次庄

右相驰誉丹青，尤于此本实为加意。秦李丞相妙于篆法，乃删改史籀大篆而为小篆，其铭题鼎钟施于符玺，诚楷隶之祖，为不易之范。今见伯益之笔，颇得其妙，而附之阎公人物之后，仅为双绝矣。元丰乙丑上巳河南刘忱题。

从以上三位宋人的题跋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所看到的《步辇图》就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由章伯益篆书，李德裕、李道志题跋的《步辇图》。米芾的题跋和张向、刘次庄的题跋是题在一整块纸上的，中间没有接缝。这说明米芾的题跋就是题写在这幅《步辇图》之后的。也就是说米芾所看到的《步辇图》就是章伯益用篆文题写了当时重新装背一事及唐太宗接

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故事的《步辇图》。与米芾同在一整块纸上题跋的还有豫章　江西南昌　黄么器元丰七年正月十二日的题跋　陈零初先生误作黄公望。元代的黄公望怎么会在一整块纸上，在米芾和张向的题跋之间题跋呢？怎么会题上北宋皇帝宋神宗的年号呢　、延平　福建南平县　曹将美元丰七年二月十日的题跋、会稽　浙江绍兴　蔚宗元丰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题跋、寻阳　江西九江　陶舜咨元礻右元年四月十七日的题跋。与米芾同在整块纸上为《步辇图》题跋的这些人都是与米芾同时期的北宋人。不与米芾在同一块纸上题跋，而另纸题跋的，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刘忱外，还是江夏　湖北武昌　李康年元礻右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的题跋、幽　陕西邢县　张舜民元礻右元年闰月的题跋、邓忠臣与孔武仲元礻右元年三月同观的题跋、氵员川　水名，在湖北　张屋亻全元礻右元年四月望日　十五日　的题跋、琰元礻右元年四月的题跋、汝阴　安徽阜阳　张知权元礻右元年三月十五日的题跋、沛　安徽宿县　人杨长敞元礻右元年三月十五日的题跋。田俨、杜自、上官彝三人元礻右元年五月十八日同观的题跋。连同米芾等人题跋总计十六跋，涉及十九人　连同元、明题跋共计二十二跋，陈零初先生说是１８家题跋，显然是没有细审题跋内

容，把其中几处两个人的题跋视为一人题跋　。他们都是北宋人，都与米芾同时代。他们所看到的都是章伯益在上面题了小篆的《步辇图》。这十九位北宋人都承认《步辇图》是阎立本真迹。

二、章伯益其人

此处又涉及到了章伯益究竟是何时人。

章伯益究竟是何时人呢？《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Ⅰ·附录　中说：篆书“是北宋初章友直　伯益　一手写成的”。北宋有没有一个章友直，又叫伯益的呢？有。《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说：“章友直，宋，浦城人。字伯益。少，卓越自放，不屑举子业。族人得象为相，欲以恩补官，谢去。遍游江淮岭海间。精音乐，工篆书，能以篆笔作画。诏篆太学石经。篆毕，除将作监主簿，固辞不就。”《宋书》第１０２０４页有章得象传。章友直与章得象同族，可见章友直确实是宋人。

然而在《步辇图》中题写篆书的章伯益是不是就是宋朝的章友直呢？

有四点理由说明有这种可能。其一、章友直，字伯益。其二、章友直工篆书。其三、章友直是宋真宗、宋仁宗时期人　《宋史·章得象传》有“真宗将东封泰山，以殿中丞答书兖州观察判官事，知台州，历南

雄州，徙洪州”、“仁宗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等记载，说明章得象是宋真宗、宋仁宗时期人。章友直自然也是宋真宗、宋仁宗时期人，在米芾之前。其四、在《步辇图》上题写篆书的章伯益和北宋的章友直是同一个地方人。北宋章友直是浦城人。北宋元礻右元年　１０８６　三月十五日汝阴张知权在题跋中说：“建安章伯益复以小篆载其事于后。”《新唐书·地理五》中“建州建安郡”中说：“浦城，紧。本吴兴，武德四年更名唐兴，后废入建安，载初元年复置。天授二年曰武宁，神龙元年复曰唐兴，天宝元年更名。”《宋书·地理五》：“建宁府，上，本建州，建安郡。旧军事，端拱元年，升为建宁军节度；绍兴三十二年，以孝宗旧郎，升府。”管辖县七：建安、浦城、嘉禾、松溪、崇安、政和、瓯宁。这说明浦州在建安邯境内。把浦州说成建安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步辇图》中题写小篆的章伯益究竟是不是北宋的章友直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章伯益在《步辇图》后面题写的几段小篆吧。

《步辇图》后面章伯益题写的几段篆文的具体内容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

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虽至尊殊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

唐相阎立本笔

章伯益篆

“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这显然是大和七年十一月，皇帝下旨指示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和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重新装背《步辇图》。装背好之后，为了记这件事才写了这么一句话。因为上面有李德裕的名字，且李德裕的名字又在后面，所以极易使人误解为这三行字形小一点的小篆篆书是李德裕所题。我第一次在故宫看《步辇图》时，就没有注意“章伯益篆”四字，而认为是李德裕篆写。然而这三行字形小的篆书和后面题写的“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

一整段字形大的记述当时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景和对话的篆书，及后面的“唐相阎立本笔”，却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便是“章伯益”。很明显，这是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新装背好这幅画之后，由李德裕、李道志共同起草了这么几段话，由章伯益用篆书题写上去的。此处的章伯益是和李德裕、李道志同时期的篆书书法家，绝非北宋初年姓章名友直，字伯益的章伯益。“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从语气上看显然是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或稍后的几天题写上去的　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是重装背时间，不一定就是题字的时间。若是画重装背好之后便题字，自然是一天。若是重装背好之后几天才题字，自然是稍后的几天　。李道志、李德裕正是预先打算在上面题写这么一片字，才精心选了一块和《步辇图》绢纹粗细一样，和《步辇图》所用绢生产时代相距不远的旧绢接在一起重新装背的。根据章伯益题写的篆书丢掉了“公主”二字而后又添写在两边来分析，当是重新装背好了之后才题写篆文的。因为若是装背之前就写了这片篆字，丢了“公主”二字，就还会再选一块绢重写一遍。李德裕、李志道不可能把装裱上去的这块绢一直空着，把他们起草的准备题写的文字内

容用一块纸写下来夹在《步辇图》中，等待１７０多年以后的章友直来题写。如果此卷是北宋章友直时期重新装背而后题写篆文，上面也就不会题写“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而要写其他什么人在北宋某年某月某日重新装背，或干脆不写重新装背之类的话。事实上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都是多次装背，并没有在上面题×××、×××某年某月某日重装背，只有《步辇图》后面题写厂×××、×××某年某月某日重装背的字样。李道志、李德裕之所以在《步辇图》后面题写“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则是出自他们作为唐朝的臣子对唐太宗的一种虔诚、敬仰之情。宋代的臣子就不一定会有这种感情。到了宋代，也绝不会由皇帝委派两个大臣负责一幅唐画的装背工作。对《步辇图》一画重新装背之所以如此重视，是由于当时的唐文宗　李昂　对他的祖先唐太宗崇拜敬仰的缘故。唐文宗是一个愿意把国家治理好，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皇帝。王谠《唐语林》中说：“文宗自太和乙卯岁　太和九年，８３５年。“太和”即“大和”　后，常戚戚不乐，事稍闲，则必有叹息之音。会幸三殿东亭，见横御架巨轴，上指谓画工程修己　《四库全书》误作“程修巳”，依《图绘宝鉴》

改　曰：‘此开元《东封图》也’。命内臣悬于东庑下。上举玉如意指张说辈，叹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则可见开元之理。’”

我们前面说过，李道志、李德裕不可能把他们起草的准备题写在《步辇图》后面的那几段话写在一块纸上，夹在重新装背好了的《步辇图》中，等待１７０年以后的章友直题写这一片篆字。那么１７０年以后的北宋人章友直又怎么能知道李道志、李德裕重新装背《步辇图》的具体日期呢？中国艺术研究院柯文辉先生在我校作过一次学术报告。当时我去听了，也简单地记了些内容，但没有写清是哪天作的报告。后来我想引用柯先生报告中的几句活，根据录音整理了一段，就是写不清作报告的具体日期，李德裕、李道志重新装背《步辇图》的具体日期，如果不是当时记下，１７０多年之后的北宋章友直怎么能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得那么清楚呢？

我们再看看北宋人的题跋是怎样说的吧？

张向元丰甲子　元丰七年，１０８４　孟春的题跋说：“阎相国之本，章伯益之篆，皆当时精妙。”这“当时”二字恐怕应该是指唐代，而不应该是指离元丰七年只有七、八十年的北宋真宗、仁宗时期。

在《步辇图》后题写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的一片

小篆的章伯益，绝非北宋真宗、仁宗年间的章友直。

重名重姓而又爱好相同者大有人在。如王莹。山西省文联有个王莹，善于画写意花鸟。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见他的，大概是五十多岁，八十年代故去了。我校美术学院也有个王莹，也是画国画的。在老王莹故去时，我这个同事王莹大概还没有上大学。他们虽不是同代人，但又都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过十到二十年。至于在《步辇图》上题篆书的章伯益是否与北宋章友直系同籍贯，我还有点犯疑。也许张知权没有吃透《步辇图》后题写的那一片篆书的章伯益应该是和李道志、李德裕同时代人的道理，因而也没有搞清《步辇图》中题篆文的章伯益是唐人不是宋人，也误认为是北宋章友直，而说“建安章伯益复以小篆载其事於后”，所以我怀疑《步辇图》中题写小篆的章伯益，并非建安人。这个章伯益究竟是何处人，我们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但即便他真是建安人，也绝非北宋章友直。打开《古今人物别名索引》，名不相同而字号相同者多得很，同名同姓者也不少。怎能不作认真分析研究，就把《步辇图》中题写篆文的章伯益认定是北宋章友直呢？

米芾在《画史》中曾提到北宋的章友直。他说：“章友直字伯益，善画龟蛇，以篆笔画，亦有意。又能以

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其女并能之。”看来，米芾是熟悉北宋这个字伯益的章友直的。然而他只是讲了章友直擅长画龟蛇，画棋盘，没有说《步辇图》上的篆书就是章友直所篆。倘若他认为《步辇图》中的篆书是章友直所篆，怎么又会说《步辇图》“是阎令画真笔”呢？

搞清了以上问题，我们再返回来看看米芾在《画史》中所说的一段话：“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爰君发家。”米芾说《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这话并不错。但不能说明他所看到《步辈图》不是现存的《步辇图》。《步辇图》中的篆文内容，是李德裕起草，又征求过李道志的意见。说“有李德裕题跋”，自然没错。只是李德裕的题跋是由章伯益用小篆书写在《步辇图》装背时专门接上去的一块绢上的。从绢的粗细和陈旧程度与《步辇图》几乎一致，说明李德裕、李道志是从初唐留下来的旧绢中选出来接上去的。从这一点也说明章伯益题的篆文是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题写上去的。如徐邦达先生所说，米芾看到的《步辇图》不是现存故宫的《步辇图》，而是作为宋摹本的现存本《步辇图》的原本，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米芾《画史》中并没有说李德裕的题跋是小篆，你怎么就能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